



談談有趣的心理現象

殷 東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出版

談談有趣的心理現象

殷 東 著

香港上海書局出版

談談有趣的心理現象

殷 東 著

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

香港干諾道西179-180號大樓A座

SHANGHAI BOOK CO., LTD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 Connaught Rd. W., H. K.

嶺南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西環西安里十三號

一九七七年三月再版 文/924 P.147 32K
總/1817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目 錄

談「共鳴」	一
談「隔膜」	一三
會心	二九
「共同語言」	三四
心理選擇性	三九
公正與偏心	五八
偏見的形成	六八
「慧劍斬情絲」	七六
心理優勢	八五
析優越感	一〇四

談「共鳴」

古語說：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」這是說人的心思是各不相同的；但又有古詩云：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，那是說人心與人心之間是一致的，相同的。兩種說法都很流行，却又互相矛盾。到底應該怎麼理解它呢？

可以把兩種說法都統一起來理解。就是說，人心既是不同的，又是相同的。這並不是詭辯，只因爲客觀事實上是這樣，人心與人心之間，的確是這樣，有時非常隔膜，簡直不可能相互了解似的；有時却非常相通，只要一句話，就使彼此之間完全互相了解了。

怎樣來研究這種錯綜複雜的心理現象呢？還是從一些具體的事例談起吧。

有一次，我和另外兩個朋友在一家餐廳喝下午茶，這家餐廳地點幽靜，內部佈置也考究。我們三人各自喝了一杯咖啡、檸檬茶之類，「埋單」時一看賬單，差不多七塊錢。朋

友甲付了賬，說道：

「不貴，不貴，這價錢很值得呀。」

朋友乙默不作聲。過了一會，他用間接的話表達他的心情，道：「剛才付的錢，連小費，我們三個人在一些經濟抵食的館子裏，可以吃一頓不錯的晚餐了。」

顯然，在這件小事上，甲乙兩人的心理並不怎麼相通。我了解，甲是收入較好的，他吃東西，不但要好，還要地方好，有情調，這才是享受。因此，那家餐室的裝飾好，他心理上已經滿意了。一杯咖啡一元八也覺得值得；而朋友乙，是慣於樸素生活的，他並沒有那種「享受」的心理，因此對那一元八一杯的咖啡，實在不覺得好在哪裏。

彼此的要求不同，兩人的心理就不相通了。

也是那兩位朋友，甲和乙，有一次，談起海外某地反華的事情來，大家都非常憤怒地說：「真是豈有此理！當地政府這樣迫害我們的僑胞，凡是中國人，都不能不憤怒！」在這件事情上，兩人的心理反應却是非常一致的了。這就叫做「心理上的共鳴」。

我相信，如果開一個大會，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入座，大家在一起，來聽聽有關當地政府迫害我們華僑。聽了之後，大家一定會發生普遍的心理共鳴，同情僑胞，對當地政府的迫害行徑表示憤慨。當然，不發生共鳴的人也會有的，但一定是很少數，發生共鳴的人，

是絕大多數。這是必然的。

因為我們同是中華民族，都有共同的心理。我們的僑胞在僑居地勤勞工作，對當地的社會經濟有不小的貢獻；他們不應該受到無理的迫害。受到迫害，我們毫無疑義的支持他們。

我們的海外僑胞是愛國的。他們在迫害面前，一點也不怯懦，英勇地擊退敵人的一切進攻。他們的這種英雄氣概，也是令我們欽佩的。每一篇報道刊登出來，都會獲得千千萬萬讀者的共鳴。

這種心理共鳴，必然發生在絕大多數中國人中間。因為大家都共同的愛國心，民族自尊心。在這方面，一聲吶喊，一句啓發，就能使大家打開心扉，流露出同樣的感情，融會在一起。

會不會有人不產生共鳴心呢？也會有的。一些民族敗類，喪失了民族自尊心，喪失了愛國心，他們就只會想到妥協、乞求、投靠，以圖苟存。這一類人的心理基礎與大多數人不同，當然也沒有法子與大多數人產生共鳴了。

如果我們在生活中，留意觀察人與人之間的「共鳴」與「隔膜」的心理，將會覺得那是很有趣的現象。有時候，哪怕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，當雙方隔膜時，真是千言萬語也

說不清楚，然而當雙方共鳴時，却可以在無言之中，把雙方的心思交流得非常暢快。

有一次，幾個平日愛寫文章的朋友在一起聊天，談起了寫文章的苦處時，其中一位朋友，寫的文章比較多，天天要寫好些連載文章。連載是不能缺的，有人問他：「如果傷風頭痛怎麼辦？」他苦笑說：「那就真是挨得慘了。不要說傷風頭痛，就是沒有病的時候，萬一事情多，精神已經累了，也還得要寫，那滋味也真夠受的了。人的腦子也真奇怪，疲乏起來，像塊木頭似的，思想也展不開，還要寫文章，你說慘不慘？」

說了，大家都用會意的笑對着他。

另一位朋友更說了個古笑話，他說：寫文章自古是難事。有個秀才，寫文章搖頭擺腦，從早到晚還寫不出一篇文章來。他的老婆笑他說：「看你寫文章，比我生孩子還難。這麼一整天時光，我養孩子都養下來了。」

秀才說：「咳，我和你不同呀。你肚子裏有東西，再難也養得出；我肚子裏沒有東西，如何寫得出。」

這個笑話，許多人都聽說過了，但當時還是引起了一陣哄然大笑。為什麼會有那麼熱烈的笑呢？那是因為這笑話引起了大家的共鳴。在場的幾個人，都是舞文弄墨的人，多多少少都體會過「寫不出文章」的苦處，大家引起了心理上的共鳴，就笑得格外盡情了。大家

的神情，似乎在說：「彼此都曾經此苦，都了解，都了解。」

大家都「曾經此苦」，這就是大家發生心理共鳴的基礎。

大家都「曾經此樂」，也會在一件事情上引起共鳴的。

一位朋友近日在家中設了個小黑房，自己放晒照片，進入了「拍友」之列——本來他早就是「拍友」了，但是一直沒有自己的黑房，拍了照片，只能交給照相館去冲晒放大，自己無法利用冲晒工夫，做出這種那種效果，心裏感到十分不過癮。現在他因為搬了家，恰好有個小角落可以作黑房，於是迫不及待地趕緊弄起來。

黑房「開檔」不幾天，有另外一個拍友問他，在這麼高的氣溫下鑽進黑房，一來就是一兩個鐘頭，這滋味如何？他笑道：「苦則苦矣，汗流浹背，又悶又熱，幾乎透不過氣來，又非忍住不可，不可能半途而廢，開門逃出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經過自己的手，製作出一幅如自己意願的照片來，那一刻間的心情，也是非常愉快的。此樂也，可以把一兩個鐘頭的苦處都抵銷了。這種樂處，你老哥是過來人，自然會懂得的了。」

說完，兩人也是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。連笑聲聽起來似乎也是很和諧，很一致的。這是心理的微妙共鳴，使他們連笑也笑得一般樣。我在一旁聽了也覺得有趣，但只陪着微微笑，沒有他們兩個笑得那麼開心。爲什麼呢，因爲我沒有那種體會，沒有法子與他們共生

一般的共鳴，所以也笑不起勁，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從這兩個例子看來，要心理上產生共鳴，首先還是要有共同的生活體驗。共此苦，共此樂，那麼就容易共鳴了；不共此苦，不共此樂，就共鳴不起來了。

同甘共苦的結果，可以使人與人之間容易發生共鳴。不過，人與人之間，各有各的經歷，難道只有兩個人之間生活經歷完全相同，才會產生共鳴嗎？爲什麼有時幾個完全不相識的人碰在一起，也可以產生強烈的共鳴呢？

分析起來，這又是一種很有趣的現象。

我在讀中學的時候，同桌的是一位富家子弟。在日常生活上，我們倒是很談得來的。那時學校在郊外，我是寄宿生，他也是寄宿生。大家所過的生活，可以說是很接近的。雖然他是富家子弟，但在求學時期，總是樸素點，衣著差不多，吃的也一樣。早上起身早操、跑步，晚上上完夜課，在校門外走走。這樣說起來，我和他應該是長期「同甘共苦」的了，應該是非常容易共鳴的了。可是事實並不然。我們畢業以後，就變得越來越疏遠，越來越談不攏，心理上隔膜得很。

前兩年有校友結婚，宴席上我與他同一桌，談起學校寄宿時期的生活，我說：「回想起來，那時的生活真有意思，我真想再過那樣的日子呢。」

他打着哈哈，心理上顯然並不合得攏。

後來他更直接表示說：「學生時期想想也有趣，不過也可說是乏味。從早到晚在那麼一個冷清清的地方呆着，吃沒得吃，玩沒得玩，要說好滋味，我看也談不上什麼好滋味。」

這一下子，我突然明白，我和他雖然有過一段相似的生活，但那段生活對我來說是「樂」，對他來說是「苦」，所以我們之間根本談不上「同甘共苦」。

所以，生活上相近的人，也不一定等於是「同甘共苦」的。反過來，陌生人之間，却可能真正是「同甘共苦」的。

陌生人之間也可以是「同甘共苦」的，這句話怎麼說呢？這話看起來有點玄妙，其實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，非常簡單的事情。

香港曾經淪陷在日本人手裏三年零八個月。現在，你試說一句：「三年零八個月的生活」，許多中年人老年人立即可以引起共鳴的反應。如果在一個適於談話的場合，他們就可以在這個題目上談論起來，即使彼此間互不認識，也可以談得非常投機。你說的話，我有同感；我說的話，你起共鳴。

這是什麼原因呢？這就是因為大家雖然不相識，却是在那個時候一起受過苦的，自然

會產生同樣的感情，何必會相識？

只有一些民族敗類，在那個時候，投靠外人，壓迫自己的同胞，因此自己能吃較好的飯。這些人，當人們說起「三年零八個月」的時候，他引起的感情是與衆不同的。他會覺得那是非常值得緬懷的日子，惋惜那日子已經成爲過去。如果你認識這樣一個人，即使和他非常相熟，你也會和他談不到一塊去的。

從這裏看來，我們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結論：發生共鳴，是由於有「同甘」或「共苦」的經歷，但這種經歷，不是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私交所產生。個人與個人間的私交，即使很熟，即使時常相見，即使曾經在一起生活過，也可能在事實上不會「共苦」，不會「同甘」。相反，在許多互不相識的人中間，却在事實上是「同甘共苦」的，因此他們之間，最有條件產生共鳴。

那麼，是什麼東西決定人與人間的共鳴呢？最根本的條件是什麼呢？

說起來只有一句話：同一個階級的人，就能發生共鳴。

同一階級的人，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，感情一定是共通的。每一階級中的絕大多數人，必然如此。

哪些不是基本的問題呢？

比方喜歡吃什麼味道，這不是最基本的問題。不會因為屬於同一階級而完全一致。在這上面，說來說去，共鳴與否，都不成問題。

但是如何對待「吃」的態度，這却是個比較基本的問題了。勞動者對於「吃」的態度，是講究實際的，講究省儉的。反之，非勞動者都對於吃的態度，却往往要講究做得如何精緻，講究那食品如何名貴，還要講究吃東西時的排場，等等。在這上面，勞動者有自己的共通感情，非勞動者也有他們的共通感情。有一次，我聽到幾位工友談到早一夜的聚餐，大表「過癮」。原來他們湊了錢，弄了一頓吃，大碗酒、大塊肉，很有豪氣。可是在旁有一位「食家」，聽了只是含笑不語，我猜他心中一定在笑那些工友不懂吃的藝術；而這位食家，有一回我在交際場合上與他同席，聽他對每一道菜的分析，滔滔不絕，道理是有的，可是連我也起不了共鳴，覺得「揀飲擇食」至此，真是太過份了。不只過份，簡直是麻煩極了。但是同桌有另外一些「食家」，與他却談得津津有味，分明彼此非常「共鳴」。

對於「吃」的態度，當然還不是基本的問題。這只是對待生活的態度的一部分。對待生活的總態度，這又是更加基本一些的問題了。在這上面，又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不同的感情來。

在對待生活的基本態度上，你試觀察一下，各個階級的人，感情是有明顯的不同的。

前幾天，遇到一個朋友，他拿起報紙，看了看大標題新聞，皺了皺眉頭，把報紙放下，說道：「世事亂紛紛，最好是什麼也不理。」我說：「你能不理，人家可不能不理你。」他說：「我的個性喜歡靜，自己靜靜在家裏，看看書，聽聽唱片，早上起身，到二馬路走走，晒晒朝陽，這該有多麼好。」我聽到這裏，笑笑不和他談下去了。

為什麼不談下去？實在是談不下去了。試想想，像他所說的生活，並不是誰喜歡誰不喜歡的問題。你想過這樣的生活，得有條件才行呀。沒有條件，喜歡也喜歡不來。只有有條件過這種生活的人，才能夠對他這樣的話產生共鳴。沒有條件過這樣的生活的人，不但起不了共鳴，還要起反感。

我相信，在此時此地，絕大多數人對這樣的話是起不了共鳴的，因為多數人沒有這樣的生活條件。

第一，要有豐裕的經濟生活。絕大多數的香港居民，都是忙忙碌碌，每天需要工作許多時間，才能夠勉強過日子，要你們過這樣悠閒安靜的生活，從何談起？第二，有許多入，即使生活還勉強過得去，但是他們的精神負擔也很重，因為耽心會失業，耽心生意不景，耽心這，耽心那，哪裏還有那樣的「閒情」？

當然，有條件過悠閒生活的人，也不一定喜歡悠閒清靜，有些人是愛尋求刺激的。但

是他們在這上面即使不是百分之百一致，却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差異的。他們會這樣想：「你愛靜，就享受你的靜去吧；我愛刺激，我追求我的刺激去。」基本上，這感情還是共鳴的。

那位「愛靜」的先生，對這幾天的報紙皺眉頭，不想看。可是，這些日子來，報紙的銷路却是最為暢旺的，這說明人人都很關心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。對於廣大同胞反抗不合理的壓迫的行爲，大多數人是表示同情的，起共鳴的。

如果甲的生活條件很好，從來不覺得有什麼地方受到不合理的壓迫，他就會對這個環境感到很滿意，因而對於人們反抗不合理壓迫的行爲，不起共鳴。有些人就這麼說道：「反對壓迫，不是不合理，但是也不要太過份嘛。」這樣的話，聽起來其實是風涼話。什麼叫做過份呢？事實上，如果一個生活在上層的人，真正深入到下層的生活去看看，他就會大吃一驚，發現下層的生活中，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，「有冤無處訴」的事情太多了。他們倒才是最「容忍」的人，一天天容忍下來，一個月一個月容忍下來，一年又一年的容忍下來。每當他們要求一點點改善的時候，巨大的壓力就壓到他們的頭上，還要說他們「過份」。

如果乙的生活條件較差，平時也經常遇到一些委屈的事、不合理的事、不滿意的

那麼，當他聽到什麼地方有人挺身而出，在反抗不合理的事情時，他就容易產生共鳴了。他會用冷靜的頭腦去了解：到底那些人爲什麼要反抗？到底在反對什麼？合理不合理？……而不會像甲那樣，不問情況，首先就加以否定。

拿香港來說，像甲那樣的人，到底只是一小部分人；像乙那樣的人，是大多數。所以，目前來說，絕大多數的香港同胞，是同情反迫害的言論與行動的，在心理上是共鳴的。這些天，人們很容易體會到，在許多陌生人中間，心頭都藏着一句話，藏着一句相同的話。是的，這正是一種心理上的共鳴。

這裏，讓我們談談民族感情的共鳴。

一位愛國商人在報紙上說：「如果沒有民族尊嚴，身家生命財產，還有何用！」

這句話，可以引起無數人的共鳴，港九四百萬中國同胞，不管是哪個階層的人，絕大部分會對這樣的語言發生共鳴。因爲，凡是愛國的中國人，心頭老早就有一種民族尊嚴感。

這種民族感情是從哪裏來的呢？

這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感情，這種感情的產生是有具體條件的。我們中華民族，自古以來，經受着多少外侮，但每一次，我們總是團結起來，同敵人血戰。中國歷史上，產生過

多少民族英雄，多麼令人自尊自豪！作爲一個中國人，從歷史的薰陶中，從自己這一輩或上一輩的經歷中，深深體會到中華民族的可愛，體會到中華民族的可敬。自己能夠作爲中華民族的一份子，是堪以自豪的。體會到中華民族必須團結起來，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擊退外侮。這種心理的形成，並非一朝一夕，而是長年累月。因此，當我們的同胞受到異族壓迫的時候，民族的感情使我們互相關心，互相團結起來。一聲呼吼，幾乎立即可以掀起一次怒濤。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是強烈的、尊嚴的、可敬的。在這一點上，每個人的心理共鳴也是強烈的。

只有少數的民族敗類喪失了民族自尊心，對廣大同胞的心理起不了共鳴。這是因爲他們早已經依靠異族去，乞得一點可恥的「享受」，那自然沒有可能同廣大的愛國同胞起共鳴了。

談「隔膜」

談過了心理的「共鳴」，反過來，要了解人們心理上的「隔膜」，就容易了。因爲人與人的心理爲何會「共鳴」，爲何會「隔膜」，所根據的道理都是一樣的。簡單地說，都是基本生活條件的影響。基本生活條件相似，說的話就容易共鳴，基本生活條件差得遠，